

中國私家藏書

丁巳題



北京華夏出版社

主編 末陽



中國私家藏書·卷九

媚嬋娟
閃電窗
蜃樓情夢
續金瓶梅

民间藏残本

- 《媚婵娟》 清·佚名 著 残本 (5871)

全本失传已久,现仅存六回残本,藏于北京图书馆。

- 《闪电窗》 清·佚名 著 残本 (5899)

今仅存酌玄亭刻本,残存前六回。据刻书风貌及“玄”字不避讳来看,书应刻于明末清初,不晚于康熙。残本现藏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。

民间藏续书

- 《蜃楼情梦》 清·兰皋主人 著 续书 (5949)

名著《红楼梦》的续书,原名《红楼续梦》,后因有书名为《续红楼梦》和《后红楼梦》,遂改名《蜃楼情梦》,又名《绮楼重梦》。内容叙宝黛来生情缘故事。

- 《续金瓶梅》 清·丁耀亢 著 绣像本 (6155)

又名《金屋梦》,清代小说,六十四回,原题“紫阳道人编”,“湖上钓史评”,三十七万字,接续《金瓶梅》故事,妙笔生花,引人入胜。此书曾多次被禁。此藏本为顺治年刊本,附精图六十四幅。

民
間
藏
殘
本

媚

嬋

娟

目 录

第一回	假风流幸近真风流	(5875)
第二回	善扫兴又遭恶扫兴	(5879)
第三回	好朋友盗金娶美妇	(5883)
第四回	侠窃窈私蓄赠佣人	(5887)
第五回	长安街旧仆报旧主	(5891)
第六回	瓜州店福姑遇禄姑	(5894)

第一回 假风流幸逅真风流

总辞：

花阶春色满红楼，引得游人带月迷。挥金不惜敝貂裘。恨悠悠，铜雀烟云起暮愁。

右(上)调《忆王孙》

濡毫和墨笔生莲，谱出新奇胜管弦。

多少风流说不尽，挑灯且说媚婵娟。

世间惟有青楼座上，不知磨炼了多少薄命红颜，生为万人妻，死作无夫鬼。红粉丛中，不知断送了多少才人侠客，马死黄金尽，如同陌路人。那女子入于火坑，凉都是遭难遭贫，受逼受勒，到此田地，是无可奈何的局面。可叹那堂堂男子，恋在迷魂阵中，竟至破家丧命，也还不悔，这却为何？正是：

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人自迷。

如今有一个落泊佣工的嫖客，遇着一个深情侠气的妓女，后来做了夫妇，共享荣华，也是一段奇闻。

传说江南徽州府有一人，姓江，双名武韬，表字干城，是明朝嘉靖时人。因祖父曾在浙江衢州府经商，就流寓在衢州。生得身长体胖，面大耳肥，膂力过人，性情豪旷。因衢州人物山川，大概朴实，故此把一腔的风流倜傥，关锁在胸中。十八九岁上，父母双亡，娶得本城宋之臣女儿为妻。不上一年，又已亡故。因妻姿容美丽，性情贤淑，死了不胜悲痛。有人劝他续弦，他道：“必得与前妻并美的女子，方才娶他。”只是凄凄凉凉。出门还有欢喜的时节，一进房中，便觉涕泪俱来。

一日，忽闻官报倭夷汪五峰由海道入寇，宁波、定海等处俱遭涂炭，即与老仆江升计议道：“在家撮空混过，只在愁中度日，况今倭夷流入，恐有不测。不如收拾些本银，出外做些生意，一则图利，一则消愁，一则避乱，岂不是好？”江升道：“扬州地方，老主人当初贩盐之所，我老仆颇识熟。何不依旧到扬州，做些贩盐生意？”干城道：“此说甚好。”

次日，带了江升，去见岳父宋之臣计议。宋之臣道：“我原来贤婿打点出外生理。白日休闲过，青春不再来。况且家有千贯，不如日进分文，应该如此。”随即让妻杀鸡为黍，与婿酌酌。酒间说起，“有一妹夫俞月湖，与妹子住杭州北关，开一面铺。贤婿过往时，可去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儿。”干城道：“晓得了。”当晚别归。

次早起来，检盘银子，共有四百余银。又同江升各路讨些旧账，凑有五百两。寻日起行，将家宅托与宋岳父带看。不止一日，到了扬州，赁房住下。

那扬州是东南佳丽，俗尚繁华，人多飘逸，不似衢州朴实。住了两日，把向来关锁的风情，堆积的豪气，自然开放出来。便邀结了几个朋友，也有在棋酒行中看□的，也有在花柳丛中走动的，也有豪侠的，也有奸滑的。尽日三朋四友，在二十四桥、泛曲池、琼花台、文选楼、平山堂、迷楼山阁等处，行游踏玩。上茶坊，登酒肆，不是下棋，就是唱曲。有两个牵头引到妓家，闯了几次寡门，相处了两个妓女，骚骚的度了一年。

不料此时有一落草的好汉，勾合倭夷，统兵数十万，横行海中。此汉姓徐名海，号明山和尚，越州人氏，为人豁达大度，勇敢万夫，气陵卿相，等富贵若毫毛，视钱财如草芥。喜观韬略，爱弄干戈，最好结交穷汉。他常对知心朋友说道：“天生吾才必有用处。倘然吾才无命亦无用略之处，亦当自我造命，立奇海外，攻城拔地，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，遗臭万年，也说不得了。世间有三□□□，都是英雄。□不了的退步，一条路是终南，一条路是□□，一条路是绿林，此等之士，命遇坎坷，功名淹蹇，□入□□□□□□□□终南一路。中材之士，利名不逐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三世因之说，作来生计，入了西方，□□□□□勇蒙侠之英雄，进无毛薛之交，退乏□□之□，薄□□□□□□因□为泡影，忿世戾俗，走了绿林一路。□□□一路，□□□男子所能为，我等岂肯老死林下？”这徐海恃才立志，业已如此。岂料倭夷人来，与之合党。这也是东南万民逢劫，天生此人，以消劫帐。

那徐海统了精兵十万，舳舻千里，沿海剿劫。所到之处，屠戮一空，子女玉帛，罄掳而去。凡闽、广、吴、越、青、徐等处，纵横出没。各路兵马奔驰道途，无非掳掠。

干城把图利之心置之高阁，日日与棋翁酒友逍遥度日，又混过了数年。不料倭兵由海入江，逼近瓜扬。瓜扬万姓，纷纷逃窜。干城也忙忙收拾行囊，避居深山僻静之中。有一篇咏逃亡的古风，甚是凄惨：

一声烽惊报斜阳，万户生灵乞命忙。
灯火千行连日永，哀声集叠引途长。
母抱子兮夫携妇，更怜秀女拖莲步。
官桥驰马似蝼蚁，野渡飞舟如鷁鹭。
行行知在何方歇，路是家乡林是穴。
逢人带喘问前途，前途又有官兵截。
绿堤杨柳线柔柔，烟波江畔水悠悠。
今将并此逃亡怨，恨斗青青泪满流。

一日，干城闻知外边倭兵远退，扬州城中，依旧人民聚集，百度维新，踏进城来。一路看时，但见楼台殿宇，柳巷花街，不似前番佳丽了，不胜感叹。即去拜访旧友人家，俱不相遇，依旧归山。

不多时，徐海被浙江镇抚招安剿灭，各路粗安。江升道：“主人出来耽延已久，坐吃山空，也须做些生意了。”干城随即检点本银，只留得二百两少些了。次日迁移入城住下，一心贩盐生理。因江升盐行经纪甚是惯熟，张张有利。做得两年，依旧了有五百余银。

一日，正值暮春天气，但见桃红柳绿，日暖风和。干城情思无聊，春心荡漾，穿了华服，带了银包，意欲往妓家一耍。走到柳巷边，恰好遇着一人，是昔年相与的故友，姓冯，号人便。干城向前作揖道：“久违久违。自从避乱以来，不能相顾。向曾造宅拜访，不料仁兄故居已换一主人矣。未知尊嫂令郎，俱可无恙否？”冯人便长叹一声道：“不要说起！先荆与小儿辈，路遇倭兵，俱已受劫。小弟也几乎遭戮，因跳入粪窖中避过了。不料后来又生一场大病，几死而活。”干城道：“故人患难重生，难得相遇。待小弟沽饮三杯，以叙契阔。”即邀冯人便到酒肆坐下。

饮酒之间，冯人便说起：“如今的妓女，多半是豪家闺秀，被兵家掳来卖此，陷入火坑，不比当初脂粉搽成的。还有骡子巷，有一新来妓女，名唤媚娟，姿容美丽异常，琴棋书画，吹弹歌唱，无一不妙，如今还未有人大赏。此人将来是名震江南的。”干城道：“小弟今日见此奈何天，情怀难遣，正要往平康一耍。仁兄这双俊眼，赏鉴甚多，媚娟决是妙的。少刻即劳同往。”冯人便道：“迟了恐媚娟有客，何不即此就行？”二人会钞出门，一同踱到媚娟家来。

进内叙礼坐下，干城抬头一看，见媚娟体态容颜，略略与前妻相似，而一种丰姿艳丽，又十倍于前妻，不觉神魂飞越，巴不能并做一身，开口说道：“渴慕贤卿名淑，特此竭诚拜访，果然名下无虚。”媚娟道：“妾本陋质，蒙郎君枉顾，过蒙褒奖。”干城就立起身来，撒出一片假风流，携了媚娟之手，四顾观玩。见上边挂一幅美人品箫图，干城笑一笑，将扇一指道：“此子欲引凤凰，余将飞入媚娘韩幕矣。”媚娟也笑一笑道：“果然。”又携手看左边两幅画，是春夏二景。干城玩了一回，说道：“见此二图，殊觉炎气融融。”又携手看右边两幅画，是秋冬二景。干城也玩了一回，说道：“见此二图，殊觉风飒飒。”又转身移步到阶前，倚了栏杆说道：“桃花与杨柳相偎，可喜他一枝儿红，一枝儿绿；茶蘼与芍药相傍，可爱他香也有之，色也有之。”媚娟笑道：“画图草木，虽觉有情，但一经郎君品题点缀，便成佳物矣。”

只见茶果已铺排桌上，干城转身来，放了媚娟之手，各各坐下。桂妈斟茶，媚娟即将瓜子剥了一撮，送过干城。干城也将瓜子剥了一撮，送过媚娟。桂妈问干城乡贯姓名。干城未及开言，冯人便俱已代答，假殷勤了一通。正是：

腰有黄金随我身，天涯到处有姻亲。

无情也做多情状，一面春风笑倚人。

看官们,要晓得江干城向来这些俊俏的口角、风骚的态度,俱是没有的,况且读书不深,那晓得品题人物?只因避乱山居时,买了几部小说,不时观看,故此聪明开豁。见品箫图,暗把凤凰比看自己;见春夏秋冬四景,暗指着世态炎凉;见桃柳茶靡,把色香红绿,暗比自己与媚娟。点缀绝佳,竟似一个才人口角。媚娟也不觉情投意洽,十分相敬。

话体絮烦。且说用茶之际,正当笑语之时,忽然听见桌子下地板上“仆”的大响一声,众人一齐惊看。不知是恁的东西,且看下回分解。

评:一本佳成,此回仍纲领也。看他埋伏全场,步步振纲挈领,而妓家之风情态度已见一斑。此立势之文也。

第二回 善扫兴又遭恶扫兴

红楼易登，雅人堪恋。王孙芳草春风面。五陵裘马入平康，万两黄金埋肉蟹。

金尽花憎，囊空柳厌。豪华才子遭轻贱。依依新结并头鸳，凄凄旧日穿帘燕。

右(上)调《踏沙行》

说那地板上响的一声，原来是江干城的肚兜线脚断裂，内中一封银子掉将下来，故此一响。冯人便忙去拾起，打开看时，是六铤雪白纹银，惊道：“幸喜掉下此处，倘若街坊行走时掉了怎好。”桂妈满面春风接口道：“看来此银，大数该是小女的。”干城笑道：“原是要送与令爱的。想是肚兜坏了，故此掉下，即请收了便是。”桂妈欢容笑口，接了银子，即进内拿出一个绣花肚兜来，说道：“此是小女绣与我用的，如今转送江爷。”干城接来看时，绣得佳妙，做得细巧，赞叹作谢了两声，就换下了腰边的旧肚兜。

桂妈忙叫鸨儿备酒。干城即携媚娘之手，登楼入房。冯人便也随着。只见房中有胡琴，有琵琶，有笙箫，有羯鼓，凡取乐之物，无不周备。更有：

金鼎名香熏翠被，妆台青镜理云鬟。

二人并肩对镜，媚娟把云鬟扶扶，朱唇点点。干城笑道：“镜中又有一媚姐，我将呼而出之。”媚娟笑道：“镜中人今夜月明时，少不得到郎君枕上，何必相呼？”冯人便把手一拍道：“好趣话儿。”不多时，楼下酒已整備，鸨儿来请。三人下楼叙坐，呼卢行令，饮了一番。

鸨儿去取了风箫、胡琴来。媚娟接过胡琴，轻舒纤指，弹出一套《月儿高》：

流落烟花院，栖迟奈何天。背影偷弹泪，逢人强取怜。恁的情怀，有甚风流妍？无聊漫把、漫把丝弦绾。那更怨声凄断，寂寞转添。天强移步，向花前，倩花来排遣。谁是潇湘一段缘？

这道词儿，是媚娟自伤薄命，遭此离乱，陷入烟花的话儿。干城与人便虽然不晓，也胡乱称叹了一番。

媚娟又取过风箫，吹了又歌，歌了又唱。有了酒，桃腮愈艳，声调越清，引得江干城欲情如火，将蒙眬醉眼注着媚娟，半时不转睛。冯人便明白，抽身告别。干城忙忙一送，即转身来，携了媚娟登楼，关了房门，急急抱了媚娟就枕。解去罗衣，但见酥胸白润如脂，金莲窄狭

如线，真可爱杀，浓情难禁，不一时，云收雨畅矣。

二人起床，天色已暝。鸭儿高烧红烛，又送晚酒入来。两人床前对坐。饮未三杯，干城问道：“姐姐今年贵庚了？”媚媚答道：“十九岁了。”干城又问道：“仙乡何处？有何亲人？系何来历？”媚媚愀然蹙眉，低回想了一刻，答道：“妾今已为墙花，君来无非浪蝶，不过博一场欢娱采取而已。若欲说起根由，妾将青衫泪湿。君无益于妾，妾貽戚于君。倘使我妈知之，道我对客悲伤，必加谴责。幸君开怀饮酒，妾当鼓琴以劝。”干城心中想道：“只为他姿容态度仿佛前妻，故此有心一问。但觉交浅言深，未免唐突了。”但听媚媚鼓胡琴，唱吴歌。唱道：

姐儿窗下绣鸳鸯，薄福郎君，摇船正出子个浜。姐见子个郎，来针撇子手。郎见子个姐，来船也介横。

干城道：“小生船已横矣，姐姐莫非针撇了手么？”两人笑饮一回。饮罢，媚媚添香剪烛，漱口洗脚，做了一番上床的工夫，双双又入了被窝，尤云殢雨。

次朝，直至日上栏杆，方才起床，慢腾腾的梳了洗，理了妆，抹抹骨牌，弹弹丝弦，下下围棋，打打双陆，不是茶来，就是酒到，一连度了五日。

到第六日早间，桂妈走到门边，叫媚媚出去，故意响响的说道：“江爷之物，今已完成，恐有他客到来不便。今日可辞了他。”媚媚回言道：“晓得，且看。”桂妈道：“不必看，辞他便了。”媚媚点点头，转身来理妆。干城在床上听见，想道：“妈妈从来无义，但觉此人更恶！我十二两纹银，难道住了五夜，就来通我出门？只是不舍得媚娘。便再破几十两，这也是说不得的。”也就起来，梳洗完了，对媚媚道：“适才汝妈所言，我已听见。卿之恩爱，何忍遽抛！我去再拿银来，重图欢会。只有一件，今日倘有客来，贤卿可曲辞之，我立刻即至矣。”媚媚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郎君可速去速来。”干城应了一声，急急抽身出门，忙忙走到寓中。只见寓门锁得牢牢的，十分扫兴，就急急的去问邻人：“可知我家江升到那里去了？”邻人道：“他连日为主人不在，在此啾啾唧唧的挂念。今日想是来寻你了。”干城连连跌脚道：“误事！误事！我有紧要事情，要银子用，那里等得他来？”

邻人见他急躁，往内拿出一把椅来，说道：“江大爷，且坐坐，他想必就来。”干城坐了又立，立了又走，走了又坐，东冲西撞，竟似见鬼的一般。邻人问道：“大爷有何急事？”干城道：“近边可有铜铁匠人会开锁的么？你们肯去叫来，我情愿送二钱银子。”邻人道：“去叫了来，盛价好到了，何苦又破钞呢？”干城自念道：“咳！此时决有客了，怎处？怎处？”邻人道：“大爷，有何客人？在那里？如此慌忙。”干城道：“这锁你们有旧钥匙可以开得么？”邻人道：“这是一把徽州八面须的好锁，没有这样的钥匙。”干城自念道：“小的是不的，只怕老的无情，决要另接了。”邻人问道：“那个无情？大爷莫非与他角口，故此要银用么？”干城道：“你们可看见这老奴才往那一头去了？”有一邻人道：“我看他望南去了。”干城道：“我去寻他。”邻人道：

“寻人不如等人好。大爷可耐坐片时，他自然来。”干城道：“不好了，迟了，决决有客了！我去望一望，订一订又来。”急急乱跑去了。

刚刚干城转身，江升已回来了。邻人看见，说道：“你主人方才在此，有恁急事要银子用，好不焦躁。看他言颠语倒，竟似着鬼的一般。我们留他坐了等等，他说道‘我去望一望，订一订又来’，不知有何事故。”江升道：“我主人五夜不回，必然去嫖了小娘，着了魔神，故此又来拿银。”邻人道：“哦，是了，是了。我们方才问他，他口中自言自语道：‘此时决有客了，怎处？’我们又问他有何客人，如此慌张。他口中又说道：‘小的是好的，只怕老的无情，决要另接了。’后来又说来说去，只见叫一声道：‘不好了！决决有客了！’乱跑而去。”邻人大家笑了一笑，各各走散。

且说干城急到媚娟家来，只见门儿紧紧闭着，叩了两下。桂妈出来开门，干城一头望里边闯去。桂妈忙忙将身截住，道：“今日有客了，乞江爷暂宽一夜，明日来罢。”干城听了，就如一桶冰水泼来，十分扫兴，呆了半晌，说道：“我方才与令爱订约，原说拿银即来，教他辞客，为何又接了？”桂妈道：“我们子姝人家，见了银子，是要接的。难道现的放去了，倒望賒的？小女也曾再三婉辞，因他是个上京兵部公子，势头大，担当不定，只得招接了。”干城沉吟了一回，无奈，含羞走出。踹了回来，咬牙切齿，恨着江升。

到寓中一见江升，乱跳乱嚷乱骂道：“老狗才！主人不在，你该守寓，竟丢了去顽耍。要尔这误事奴才在此做恁？”江升分辩道：“小人因主人连夜不归，心中挂念，特地来寻。有何误事，着何紧要，破口骂小人？主人若要银用，只须拿去用，不管小人事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取出箱来，捧将过去。干城含怒气，开了箱儿，把十两一封的取了五封，又取碎银一小封，放入腰间，竟自出门而去。

江升想道：“主人今日破面骂我，我便飘然去了，这也不难。只是他人了迷魂阵中，这四五百银子，一勺水，有几次徜徉，少不得到郑元和地位。我系三代老仆，岂忍见主人落泊飘流！毕竟候他意气和平时，苦死阻劝一番。倘主人执性不改，然后飘然辞去，他无怨，我无悔了。”按下不题。

且说干城拿了银子，行了数百步，恰好遇见冯人便，作揖道：“数日不见，如隔三秋哩。”人便问道：“江兄可在媚娟处出来么？”干城道：“嗟！说起真个心疼。”人便道：“为何？”干城把老奴误事，媚娟有客，如今有银之事说了一遍。人便道：“江兄既然有银，小弟同去交与桂妈。今日自然罢了，明日依旧为人幕之宾，竟图久计，岂不是好？”干城道：“小弟正是此意。”

二人踏到门前，叩了两下。里面桂妈出来，问知是冯相公，开门，看见干城同在，说道：“今日偏背江爷哩。不知冯相公有何话说？”人便道：“江爷要与你女图个长久欢娱，先有白银五十两在身。”未曾说完，桂妈便笑堆满面道：“此处不便说话，公子相公正在小女房中。请进里面坐谈。”引了到自己卧房中坐下，摆出许多茶果，恕杀许多罪过，又笑说道：“江爷今晚不要去别恋新人，忘却了小女。”人便道：“看他性命俱在你女儿身上，这也不必多虑。”江干城只

为面前不见了媚媚，不比昨日能笑能言，竟似呆木一般了。正是：

分明人在小楼中，咫尺犹如隔九穹。

杨柳依依不改绿，桃花又向别人红。

江干城入了迷魔，看得五十两银子如石块一般，软软的取出来，送与桂妈了。当日，人便见干城无聊无赖，又引到一妓家过夜。只因心在媚媚，虽然一般做事，只是点名画卯而已。

次日午前，到媚媚家来，又回说公子花园有酒，要接去侑觞，还有四五日哩。干城心中烦恼，邀了人便，踱到自己寓中，意欲谈谈心事，消遣消遣。叫江升：“拿拜匣来，我要银用。”江升吃惊道：“大爷昨日拿去的五十两银子呢？”干城道：“是我的银子，是我用去了，难道要你管我不成？”江升只得送过拜匣。干城取出碎银，称了三钱，叫买鱼肉酒菜之类。江升接了银子，只得去买办，见主人将银乱泼，口中叫苦叫屈，眼中不觉垂泪。

干城没有心机，竟引了人便，直到自己卧房坐下，大开拜匣，将银子一封一封取与人便看看，说道：“此物乃弟与媚娘天长地久之物也。”然后收拾锁好，放在床头。俗语说得好：“财不露白。”黑乌跌见了白银子，除是正人君子才不动心。只道人便是个好人，那知他肚中已做成一篇银子文章了。正是：

莫信直中直，须防仁不仁。

生平假忠义，见利也偏心。

且看冯人便做这些银子的文章，如何入手，如何立局，如何结构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评：媚之凄惋处愈见风情。中末拟鸩家之恶态，写干城之风痴，无不曲肖。媚令人怜，鸩令人叹，江令人笑，此（后缺）。